

中英双语版·麦克尤恩作品

Ian McEwan
Ian MCEwan


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

First Love, Last Rites

[英] 伊恩·麦克尤恩 著 潘帕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英]
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

First Love, Last Rites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初的爱情,最后的仪式/(英)麦克尤恩
(McEwan, I.)著;潘帕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3.8
(中英双语版·麦克尤恩作品)
书名原文: First Love, Last Rites
ISBN 978-7-5327-6174-6

I. ①最… II. ①麦… ②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-汉、英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6230号

Ian McEwan

FIRST LOVE, LAST RITES

Copyright © 1975 by Ian McEwan

Bilingual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 (RCW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3-26号

最初的爱情,最后的仪式

[英]伊恩·麦克尤恩/著 潘帕/译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5 字数 194,000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174-6/I·3664

定价:4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64511411

总 目 录
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·····	1
First Love, Last Rites ·····	221

目 录

立体几何·····	7
家庭制造·····	35
夏日里的最后一天·····	65
舞台上的柯克尔·····	91
蝴蝶·····	101
与橱中人的对话·····	127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·····	151
化装·····	173
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

献给伊莱安

目 录

立体几何·····	7
家庭制造·····	35
夏日里的最后一天·····	65
舞台上的柯克尔·····	91
蝴蝶·····	101
与橱中人的对话·····	127
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·····	151
化装·····	173

立体几何

1875年在梅尔顿·莫布雷举办的“异趣珍宝”拍卖会上，我的曾祖父在他的朋友 M 陪同下，拍得了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，这位船长 1873 年死于马贩巷监狱。它被盛在一座十二英寸高的玻璃樽里，按我曾祖父于当晚的日记中所记述，“保存精美”。同时被拍卖的还有“已故巴里摩尔小姐的讳名部位。被山姆·伊斯莱尔斯以五十几尼拍得”。我的曾祖父很想将这两件物品作为一对收藏，但被 M 劝阻。这极佳地诠释了他们的友谊。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，而 M 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。我的曾祖父在世六十九年，其中的四十五年里，在每晚睡觉之前，他坐下来将自己的思想写成日记。这些日记如今就摆在我的桌上，整整四十五卷，以小牛皮装订。日记左边，尼科尔斯船长静坐在玻璃樽里。我的曾祖父靠他父亲

发明的一种女性胸衣手扣的专利收入生活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他爱好清谈、数字和理论；也喜爱烟草，上等的波尔图葡萄酒，煨兔肉，以及偶而为之的鸦片。他喜欢以数学家自居，尽管他既未有过教职，也未曾发表过专著。他一辈子从不旅行，也没有上过《时代》杂志。1869年他和托比·沙德威尔牧师的独生女爱丽丝结婚，牧师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野生花卉专著的合著者。我深信我的曾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日记作者，一旦我编完他的日记并得以发表，我敢肯定他将重新获得应有的认识。而我在工作结束之后将休一段长假，去某个清冷无树的地方旅行，比如冰岛或者俄罗斯草原。我曾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，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。

梅茜常常会在睡梦中大喊大叫，我不得不弄醒她。

“抱住我，”她总是说，“是个恶梦。我以前做过一次。我在飞机上，飞过荒漠。可其实并不是真的荒漠。我让飞机飞低一点，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堆在一起，一直向地平线延伸，他们都光着身子，彼此倾轧。我的燃料眼看就要用完了，我得降落。我想找到一块空地，我飞呀飞呀想

找一块空地……”

“好了去睡吧，”我打着哈欠说，“这只不过是梦。”

“不，”她叫道，“我现在睡不着，现在不行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得睡了，”我对她说，“我早上还得早起。”

她摇摇我的肩膀。“先别睡好吗？别让我一个人待着。”

“我就睡在你身边，”我说，“我不会撇下你的。”

“可这有什么用，别让我一个人醒着……”可是我的眼皮已经合上了。

最近我染上了我曾祖父的习惯。在睡觉前我静坐半小时来反思这一天。我没有数学奇思或者性爱理论可供记录。基本上我只是记下梅茜对我说过的话而我又跟她说了些什么。有时，为了绝对私密起见，我将自己锁在盥洗室里，坐在马桶上，膝头铺着写字板。除我之外，盥洗室里偶尔还有一两只蜘蛛，它们爬上排水管伏在白光闪闪的瓷釉上纹丝不动。它们一定在纳闷这是到了哪儿。经过数小时匍匐之后，它们不解地掉转身，也许因为依然无法获得答案而倍感失望。就我所知，关于蜘蛛我曾祖父只提及过一次。在1906年5月8日，他写道：“俾斯麦是个蜘蛛。”

下午梅茜往往会斟上茶水，来跟我讲她的噩梦。通常我都在翻阅旧报纸，汇编索引，分列主题，放下这一卷又拿起另一卷。梅茜说她每况愈下。最近她整天待在屋子里看有关心理学与超验的书，几乎每夜都会做恶梦。自从那次我们先后手持同一只鞋子埋伏在盥洗室外袭击对方之后，我已对她全无怜悯。她的问题部分源自嫉妒。她十分嫉妒我曾祖父那四十五卷日记，以及我编撰它们的意志和热情。她却无所事事。梅茜端茶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好换上另一卷日记。

“我说梦给你听好吗？”她问道。“我乘飞机飞过沙漠一样的地方……”

“过会儿再讲，梅茜，”我说，“我手头的事正做到一半。”她走了以后我盯着书桌前面的墙壁，思忖着 M，在长达十五的时间里，他定期来与我曾祖父闲谈和晚餐，突然在 1898 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。尽管 M 的身份有待确认，但他除了是个实干派之外，也颇具学究气。比如，在 1870 年 8 月 9 日晚上，他们两人论及做爱姿势，M 告诉我曾祖父后入式是最自然的性交方式，这是由阴蒂的位置所决定的，而且其他灵长类也都偏爱此式。我的曾祖